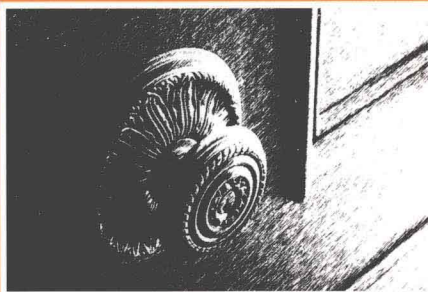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一家门口一方天

刘正权



微阅读 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它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进行阅读。这种阅读方式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内容丰富多样，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微阅读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放松心情的重要途径。无论是通勤路上的一篇文章，还是睡前的一首诗，微阅读都能让你在忙碌之余，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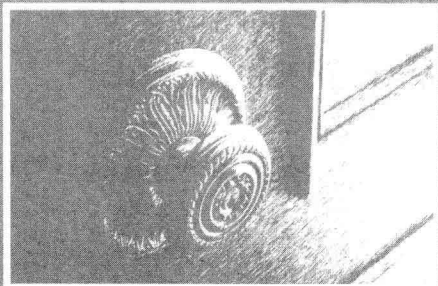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一家门口一方天

刘正权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家门口一方天 / 刘正权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82 - 6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58 号

一家门口一方天

刘正权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782 - 6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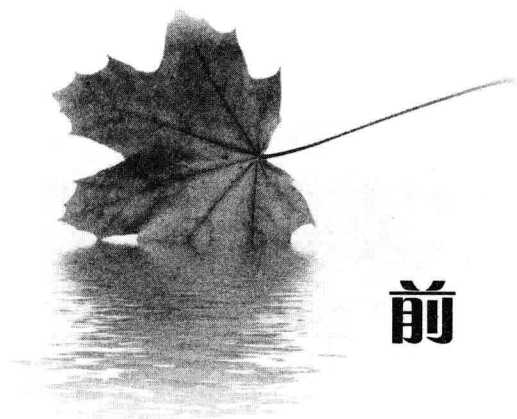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3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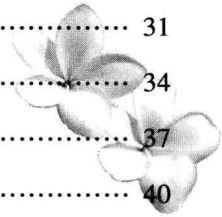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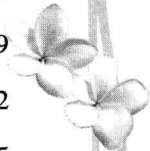
2013年8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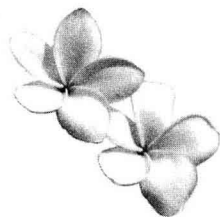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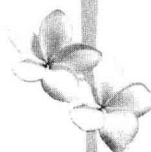
一家门口一方天	1
疯枝	4
早些时候的事了	7
小满眼里的钉	10
方便面	13
难处	16
狗嘴里没象牙	19
天养人	22
吃泥巴	25
被风刮跑的孩子	28
野老	31
较劲	34
滩田	37
抽穗	40
明慧的光鲜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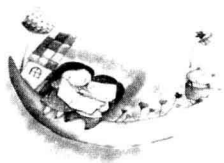


远房亲戚	46
瘫痪	49
主妇	52
裹食	55
下台	58
亲生	61
枯枝	65
标准	68
清白	71
待客	74
虎毒	77
失足	80
床债	83
辞年	86
成仇	89
奇货	92
娃他爹	95
摸枣	98
灯草	101
不过口	104
腰身	107

桃养人 杏伤人	110
根旺的硬气	113
还债	116
头九一场雨	119
春田	122
见爹的情节	125
邱五的树	128
白眼狼	131
醒事	134
经债	137
求人	140
桃花雪	143
哭丧	146
寡妇	149
欣欣向荣	152
命硬	155
三件宝	158
寅时烧香	161
排场	164
化龙	167
操心	170

跑山	173
黑天	176
苦楝树	179
马兰心	182





一家门口一方天

黑王寨的人，一向散淡惯了的，盖房子都挑山头独居，有点各霸一方的意思。

非不得已，湾子要住上两户人家的话，也是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的，界线分明。哪怕是亲兄弟，也绝不同屋连脊的——中间还栽着野刺蒺。

寨子里人都遵循着古训过日子，“一家门口一方天，两家不共一口井！”

两家共一口井也不现实，黑王寨吃水难，得到寨下河里挑。后来来了扶贫工作组，掏钱打了一口井，算是改变了寨子里男人一天挑三担水的历史。

现在，懒点的寨里人，一天吃十担水都没问题；倒是勤快人家，一天照吃三担水。懒的人吃井水，勤快人吃河水，应了那句老话：勤快人做事懒人笑！

笑归笑，勤快人依然到寨下挑水吃，其中最有代表的人，是德发。德发是这样说的：“没见过阳光的水，吃了不是味呢！”山里人迷信，觉得凡是没见光的东西都吃不得！

也是的，井水煮的饭和粥，都带点绿，这绿让德发心里不舒服。而且，井水也没河水甜。说白了，就是井水含碱重了些。

对于懒人来说，含碱重总没肩头担子重，吃了又不会死人，凭啥不吃？这其中也有代表人物，是世新。

偏偏两人住隔壁，不同屋脊的那种隔壁，鸡犬之声相闻的那种隔壁，就差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隔壁，非不得已两家是不互相走动的。

德发是村主任。这天德发吃了晚饭，想了想，把脚步转向了世新家。隔着野刺蒺，德发喊：“世新兄弟，麻烦你出来一下！”

世新慢吞吞踱出门来，“啥事啊，劳你大驾？”世新以为派杂工呢，



农业税减免以后，杂工也是一事一议的。世新好歹是村民代表，没听说过要派杂工的事。

“是这样的，听你媳妇说，明天你要下寨去。帮我带一瓶水给开杂货铺的牛二，方便吗？”德发递了一根烟过去说。

世新回过头，瞪了一眼跟出门来的媳妇，心里骂，老子放个屁你也跟主任汇报，啥意思啊你？嘴里却笑嘻嘻地：“哟，我媳妇倒是紧跟党走啊，你咋不让她替你下一趟寨，只当派了杂工的！”

德发听出世新话里的促狭味来，德发也笑：“能派她杂工，全黑王寨怕只你世新有这个命！”黑王寨的女人，只听自个男人的话，不听男人话的女人有两种，一是泼妇，二是寡妇。

这话让世新比较受用，世新眉眼里算有了点笑模样，世新就冲媳妇一努嘴：“跟主任拿水去啊！”世新本想自己拿的，但他肚里这会儿阴阴地痛，有日子了这病，明天他下寨上卫生院检查身体呢！

世新媳妇以为是帮牛二带三九天的雪水或三伏天的黄瓜水呢！牛二杂货铺里少不了集镇人求这样的偏方，小地方的人都相信，偏方治大病！可德发递给她的却是一瓶矿泉水，确切说是用矿泉水瓶子装的一瓶井水。她天天用井水烧水做饭，对这井水的味儿不陌生。

“给牛二带瓶寨子里的井水，你没病吧？”世新媳妇觉得好奇。

“有病的是你家世新吧！”德发说。

“你咋晓得？”世新媳妇吓了一跳，“咋，有神上身了？”

“啥神不神的，我几回看你家世新疼得弯腰捂肚子，额头上冒汗，不是有病是啥？”德发撇撇嘴。

世新媳妇就忧心忡忡叹了口气：“也怪了，好端端的人，能吃能喝的，咋就肚子疼呢？你不晓得，他光茶水一天就喝两开水瓶！”

世新喜欢用井水泡三皮观的野茶叶喝，这点德发清楚。黑王寨人都用三皮观的野茶叶解渴，但用井水泡的不多，井水寡淡不说，时间长了还走味。

德发冲世新媳妇叮嘱说：“别让世新晓得我带的是井水给牛二啊！”

“为啥？”世新媳妇不解了。

“巴心巴肝的带一瓶井水给牛二，别人会说我这个村主任太小气。就说是治偏方的药水，反正你家世新懒，他不会问那么多的！”德发开了句玩笑。



“同一个湾子住着，你也不带动他勤快点，当真是一人门口一方天啊！这年头连村主任都不管点闲事了！”世新媳妇也开了句玩笑。

第二天，世新去医院检查回来，脸上一片愁云，德发问：“咋的了？”

“结石！”世新边说边捂肚子，“胆结石呢！妈的，你说怪不怪，石头咋长肚子里了？”

德发眉头皱了皱：“跟我猜的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世新有点恼火，“幸灾乐祸啊你！”

“寨子里不光你喊肚子疼，成喜，四贵，朱五好几个呢！”德发说，“记得我让你带下去的水吗？那是井水，我让牛二托人化验过了，我要幸灾乐祸就不管这个了！”

“记得，跟水有啥牵扯不成？”世新问。

“我怀疑井水里含有什么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吃多了容易得结石！”德发说。

世新就寻思，一寻思还真是那么回事：凡是喊肚子疼的几个都是用井水用得最多的几户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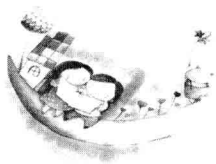
牛二的化验结果跟德发的琢磨不谋而合，那井水还真对人体有害，长期饮用容易致病，但洗衣服淘米啥的不影响健康。

也就是说，每家还得男人下寨挑一担水烧茶做饭用。世新犯了愁，他得上医院做手术，媳妇一走，孩子们吃水成了问题，一个爹倒还在，七老八十了，空手下一回寨就得歇几回脚，指望他挑水？

还是德发隔着野刺蒺喊的：“世新兄弟，麻烦你出来一下！”世新捂着肚子出来，德发递过一根烟说：“安心去医院吧，你家的吃水我包了！”隔着野刺蒺，世新的眼圈红红的。

许是疼的吧！德发想。

世新是第二天赶早下的寨。下寨前，他和媳妇一起悄悄地把那道野刺蒺给砍了。“一家门口一方天，”这古训也太扯淡了！可能是头一次这么早干活，世新甩膀子干活的声音很响，整个黑王寨都听见了。



疯 枝

“咔嚓”一声，伴着四贵的咬牙切齿声，一根长势丰茂的棉枝被剪断了，是疯枝！

简枝打地头路过，看见毒日头把四贵背上都晒出盐花了。简枝就把花伞移到四喜头上，“不要命了呢你，今天高温达四十度，想中暑啊！”

四贵放下剪刀，用搭在肩头的毛巾蹭一把汗：“我倒是想中暑，可咋就中不了呢？”

这话一点也不矫情，男人活到四贵这份上，比中暑强不到哪儿去。黑王寨有句老话：“男人有三怕——破房，漏锅，病婆娘。”这三样四贵都占全了，日子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说的什么话啊，能在世上磨，不在土里沃！”简枝弯下腰来，“打疯枝啊，这是？”

“是的，打疯枝！”四贵剪刀一伸，又一根疯枝咔嚓一声断了，“把营养全占了，不结果，我留它做什么啊！”四贵嘴上麻利，动作却不咋的。剪枝生成了是女人干的活计，偏偏他的婆娘下不得地。

这话简枝听着不高兴了：“你说我姐是吧！她是嫁给你了才生病不能养孩子的，又不是在娘家起的病！”

四贵脸一红：“你想哪儿了？妹子，我说这疯枝还有这脚叶呢！”四贵知道简枝跟自己婆娘是未出五服的妹子，打小就好得像一个人，要不，两人也不会一起嫁到寨上来！

“哟，我说简枝干吗跑那么欢，原来给人送温暖来了！”一个声音在田尽头响起来，“这热的天，送温暖不合适吧！瞧我这脑袋瓜，应该是送甘霖才对呢！”

简枝懒得回头，她听声音就知道是春香，两人一同赶的集。春香嘴长，张三碰见了打情，李四撞上了骂俏，连踢上块石头都能扯上三句狗



尿骚，简枝就先走了。

“咋的，买上镰刀了？”简枝问的这话只有黑王寨的人能听懂。意思是两人说的话太长太缠绵了，要用镰刀才能割得断。

“买上了也不舍得割断你们啊！”春香嘴上向来不输人，“我这人你又不是不晓得，心善着呢！”

“心善？”简枝反击说，“是黄鳝的那个鳝吧！”黑王寨的人都晓得，黄鳝又奸又滑，很难抓住它，这话有损人的意思。

春香果然恼了：“我要是黄鳝，你就成刀鳅了。出门不丢伴，丢伴不好看！自己想着歪心事，还把恶名往人家头上推！”

四贵插不上嘴半天才憋上一句，春香，你咋比疯枝还惹人烦啊！

“哟，还晓得护人啊！”春香一转头，目标对准了四贵，“我跟简枝斗嘴官司，烧不着你烫不着你，要你来心痛？”

四贵没话可答了，再往下扯远点，他和简枝就真有点不明不白了。

倒是简枝，索性放开来：“咋烧不着他，烫不着他，他是我姐夫，你说他小姨子，他当然要心疼，当然得护着！”

古话说得好：“小姨子的半边屁股都是姐夫的！”话说到这份上，春香哑了口，人家关起门来是一家人，自己还真扯不过这个理。

悻悻地，春香回了头往家里走，边走边丢下一句狠话：“你要真想人家护，帮人家把疯枝打完了再回屋。”这话有狠气，那地有两亩呢，一时半会还真打不完！

简枝一摔小花伞：“你不说我也要打，打完你这个疯枝！”完了抢过剪刀“咔嚓”“咔嚓”打起枝来。

“使不得的，人家看了说闲话呢！”四贵头上汗愈发赶点子往下淌，先前是热出来的，这会急出来的。

“说什么闲话，姐不说我不说，闲话就生不出来根‘长不出来芽’，就像这疯枝，一剪子下去，啥都没了，无影无根的东西，谁信啊！再说了我这叫做帮理又帮亲。”简枝很得意，阳光下，她的脸蛋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像五月的红樱桃，闪着诱人的光泽。

春香没人斗嘴懒洋洋往家里走，进了屋，连口茶水也懒得喝。男人从乡里回来见了，问：“咋的，赶集赶出不得劲了？”

春香撇一下嘴：“那个死简枝，跟四贵合伙骂我是疯枝呢？”

男人很奇怪：“你跟她一起赶集，咋不见她到家来歇脚？”简枝回家



得从春香屋前过，每次赶集回来都在他家歇会脚。

“歇脚？天生的贱命，这会在田里帮四贵打疯枝呢！”春香嘴一撇。

“啥？四贵棉花长疯枝了，我前几天看苗还小不能打枝的！”男人不相信。

“这不下过几天雨吗？”春香一撇嘴，“那苗不得疯长！”

“怪我，太粗心！”男人一巴掌甩在自己嘴上，跟着进屋摸出两把剪刀来，还抓了两顶草帽。

“干啥呢？”春香有点糊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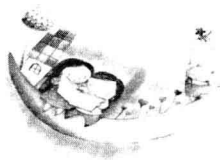
“帮四贵打疯枝啊！”男人说，“你先去，我再叫上几个妇女，打枝是女人干的活路，男人手拙，干不了这个！”

“我帮他打疯枝，你疯了，不怕人家说闲话？”春香很委屈。

“黑王寨老老少少帮了这么一辈又一辈人，谁说谁闲话了？”男人火了，“你当真是个疯枝啊，吃人饭不想着说人话干人事！”

春香挨了骂，不吭气了，拿起剪刀戴上草帽出了门，门外太阳火辣辣的当顶照着。“奇怪了，”春香想，“自己今天咋没点脾气呢？”

要搁以往，她准得在男人脸上挠几道印子，管他是不是乡里干部。



早些时候的事了

早些时候，应该说还早些时候，黑王寨来了一个外乡人。这一外吧，就外得有点远，属于山高水长的那种远。江西人，能不远么？隔几个省呢！

江西人夹一把油布伞来的，本来好好的天，忽然寨子里就起了风，跟着又走了暴。江西人的油布伞立马起了作用，撑出老大一片天来。江西是产竹的地方，那伞骨伞柄全是竹制的，却比一般的竹结实。不用说，是上等老竹做的。

伞下还有另一个避雨的人，这人挑着一担从寨下河里挑上来的水，气喘吁吁的，下那么大的雨扁担还搁在肩头。

江西人很奇怪：“一担水而已，至于那么宝贝么？”

挑水的是吴老四，吴老四说：“不宝贝行么，寨里人都在山脚下挑水吃呢，像吃油！”

江西人上寨时在下面河里洗过脸，说：“那么多的水，咋会像吃油呢？”

吴老四抽了一下鼻子：“你是不晓得，这冷水要人挑，热水要人烧，水是有，可人的工夫没有啊！”

江西人就知道了，寨里精壮劳力都忙，挑水就成了一个让人头疼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正愁找不到饭碗的江西人立马睁亮了眼睛：“这样吧，大哥你家的水我以后全包了！”

“你包了？得，我可付不起工钱！”吴老四看雨小了，撒开脚丫子就往家走。

江西人急了，说：“我不收你的钱，你只把桶借我用三个月！”

吴老四是个精明人，三个月？桶是用不坏的！

吴老四就回过头说：“行，三个月！我也不欺负你是外乡人，就帮我挑三个月的水吧。”

这三个月可不是一般的三个月，正是犁耙水响的日子呢！连老人孩



子都不闲的季节里，江西人开始了自己的卖水生涯。有现钱的随便给一两个子儿，没有的，管一顿粗茶淡饭也行。那些孤寡老人，江西人分文不收——他得给自己留个好口碑，好口碑可以留住他的人！

三个月也就是知了在树叶上打一声长鸣的时间，江西人在黑王寨扎下了根，所谓的根。也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茅草棚。江西人打那以后，开始每天给自己挑一担水了。

有水的日子，江西人脸色滋润了许多。那把油布伞被竖在茅草棚里的正上方，吴老四那天来串门，见了，觉得奇怪，说：“你们江西人不供祖先啊！供把油布伞？”

江西人苦笑，说：“祖先早在战乱失踪了，这把油布伞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机会，供它也一样的！”

吴老四就多看了一眼那把油布伞，还别说，那伞撑放开来，怎么看都能抗得住岁月的风雨呢。

江西人挑了三年水后，开始做水豆腐卖。还是老规矩：孤寡老人不收任何费用。这时的江西人已经有了老婆，也是逃荒来的。老婆问他缘由，江西人笑说：“我们不是没祖先了么？就当自己养了老的！”

老却没有白养，那些孤寡老人过世时都立了一份字据，房屋地契全归了江西人。

归了也没多大用，黑王寨人以为，屋是破的，地是瘦的，亏本的买卖呢。

江西人不觉得亏本，把那些地归置归置，种上了庄稼，居然一连几年风调雨顺的。

同样风调雨顺的是他老婆，一连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日子一天天旺相起来。

江西人开始夹着那把油布伞一趟趟出远门了，他从江西往这边贩竹，从陕西往这边贩木材。

每每他夹着那把油布伞回寨时，总忘不了掬一捧河水洗脸，洗好后还会咕咕往肚子灌上一气，完了冲河水长叹一句：“活人命的水呢！”

三十年也不过是树叶青了黄黄了落的事，三个儿子都娶妻生子了。江西人再夹着油布伞出门回来，身后就是大批的木材楠竹上了寨。

“是要建房了。”寨里人揣测。

果然是建房，建了一个九进门的院落，九个天井九个院落一字儿顺开，像串在山寨上的一串糖葫芦，重檐飞梁，门一关，里面是别有洞天。